

图片说明：↑ 红军战士杨启宏的第一封家信

↓ 红军战士杨启宏的第二封家信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《沔阳文史资料》第二辑目录

一定要保护妇女合法权益
——关于闵仝贵上书李先念主席的回忆…李　悟　（1）

回忆土地革命时期在武汉创建"长参"前后…许勋五　（4）
段德昌生平史略……杨光华　(18)
我目睹杀害段德昌的"公审大会"……刘祖玉　(29)
刘八参军记……陈康国　(34)
红军战士的两封家信……杨主华　(38)

驰骋江汉　转战八年……刘正洪　(44)
抗日时期"青年救国团"在河阳的兴起……彭　涛　(58)
巧袭新滩口……肖道明　(70)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天潜沔的建立及其活动…万计荣　(73)
襄南河防大队的战斗历程……张民忠　(80)
铁鼓庙"砍香"……万洪纶　(89)
刘承烈和王劲哉……刘大发　(94)
王劲哉的"训条"……余雅英　(100)
王劲哉的后半生……白明东　(102)

我在天潜沔一区税卡工作的片断……聂天祯　(107)

政协沔阳县委员会历届活动概要
……政协沔阳县委员会办公室 (109)

轮船运输实业家江秉成先生传略……许秉煌 (114)
记老艺人"赛潮北"几件事……褚铁成 (119)
张难先轶事汇抄……林　号 (122)
夏愚诚传略……李　悟 (129)
忆童敬之……雷春荣 (133)

沔阳水警历史沿革……翁志边 (137)
仙桃镇谈往——沔阳集镇速写之一……商志办 (141)
回顾我的学徒生涯……滕永柏 (152)
沔阳八景（前八景）……谢守道 (158)
陈大益"麻花"小记……陈德勋 (167)

关于陈熙《狱中上书》一文的补正……黄梓荃 (169)
编后记……编　者 (174)

一定要保护妇女合法权益

——关于闵全贵上书李先念主席的回忆

李　悟

纳凉之夜，老同志在一起聊天话旧，许多名人轶事，讲得真切，发人深思。关于李先念主席重视闵全贵来信，支持妇女解放的故事，更是如此。

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二年河阳县于家渡，青年劳动妇女闵全贵，她两岁死了妈，爷爷慈厚，哥嫂待她不好。十三岁，家庭包办与洪湖丁家订亲，十六岁成婚。丈夫丁家畈比她年纪大，农活不在行，脾气很坏，稍不如意，动不动就打骂她，限制她参加社会活动。她于一九五二年春节，借回娘家探亲，开始逃婚，找工作组介绍，上河阳县人民法院打官司。由于办案人员当时旧法观点严重，马马虎虎地过了一下堂。连姓名、住址都没有搞清楚，就把案件推给洪湖县。接着法院从河城迁往仙桃，她背着嫂子卖了一点米，上法院讨消息。从仙桃转来，嫂子发现她卖了米，骂她不安分，把她赶出家门，于是她开始过着流浪生活，这家亲戚待几天，那家亲戚过几夜。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天天到区里，要求打电话催案。我当时是区里秘书，知道当时正值司法改革，省主席李先念特设了十三号检举揭发信箱，就支持她，自告奋勇代笔，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向李先念主席写了控告信。李主席接到信，十分关心和重视这件事情，并加批文，批

文为：令洪湖、沔阳两法院立即调查处理。妥善安置和保护好闵金贵，不得遭受意外侵害，并将处理结果，送湖北日报公开发表。十月十二日湖北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，登载了闵信全文和李主席批语。然而法院办案人员没有认真研究执行李主席指示，正确处理闵案，洪湖法院却把丁家畈捏成转业军人，歪曲事实，推卸责任，刁难闵金贵。迫使闵再次请我代笔，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向李主席写了第二封控告信。发信不到七天，二十三日湖北日报又以头版头条，全文刊载了闵信和李主席的批语：闵金贵同志第二次来信，洪湖法院仍未合理解决闵的婚姻问题与她的财产问题，必须依据婚姻法的原则，迅速处理；省高院及司法改革委员会应派人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，送湖北日报登载。

批语全文见报后，全省震动。司法改革委员会、公安厅、高级法院立即派出了联合调查组，前往洪湖、沔阳，依靠区、乡干部，结合宣传贯彻新婚姻法，及时正确处理了闵的离婚和带回自己的财产问题。闵金贵一案得到圆满的解决后，她又写第三封信给李主席，表示自己一定不辜负党和政府的关怀，带头搞好生产，重建幸福家庭。省里还邀请洪湖县妇联主任张德芳和我一道去武昌，受到省领导同志的接见和慰勉。两县法院，也通过这件事，迅速清理了许多婚姻积案。许多妇联组织也立即召开会议宣传这件事，调解了许多婚姻纠纷，受到广大劳动妇女的热烈拥护。

而今，闵金贵已是接近五十岁的人了，前不久，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，组织我们去访问了她。她家住陈场，再婚老伴谢兴权，是当年乡里的民兵队长，婆母八十高龄也还健在，几十年相处，婆媳和好，夫妻恩爱。现在两个儿子媳妇，都在部门工作，又添了孙子，满门幸福。自身曾过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病，更是得到当地组织和区乡干部的关照与扶持。她至今还念念不忘李先念主席，她说："假如当年没有李主席撑腰，就没有今天我们一家子"。她还指着一个旧拖柜和木箱告诉我们："这就是搭帮当年李主席撑腰，从丁家带回财产的纪念品。"并且一再请我们带信，问候李主席好，祝愿她老人家健康长寿。陪同我们一道走访的区秘书和司法助理员老万，也从中受到启示，感慨地说："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关心群众疾苦，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我们这一代人，一定要继承起来，发扬下去。"

〔作者简介〕 李悟，现任县志办编撰。

回忆土地革命时期

在武汉创建"长参"前后

许勋五

一、迈步登程

1927年8月1日，我随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参加"南昌起义"之后，因师长蔡廷锴根据情况变化，决定改变行动计划：不回广东，开往福建。部队出发前，他集中全师共产党员讲话："……你们愿意到福建去的，可以同我一道走，负责你们的安全；不愿意到福建去的，可以回广东或到其他地方去。总之，要实行分批遣散，不能集中行走，以防不测。"

我因对广东有深厚的感情，不愿意到福建去（事后证明，到福建去是对的），一心想回广东。因此，我就想找团长范尽（保定军校学生，共产党员）和党代表商量一下，哪知他俩早就走了。我只好孤身一人地离开蔡部，直奔九江，转经武汉，律师王寿祺（沔阳人）先生对我说："近来，武汉军警截断粤汉铁路，对江西方面来人也盘查很严，你不能在此久留，恐生意外，最好是回沔阳去。"

听王一说，进退两难。我只好回到沔阳杨树峰，在家里住了十多天，就打听到原沔阳农民自卫团被国民党十五军军长刘佐龙缴械后，团长赵文允仍在峰口一带坚持革命活动。

说到赵文允，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。他是沔阳县简家口石滚塔人（现属洪湖峰口公社），与我初中同学，后进入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深造。毕业后，党任命他为鄂中七县——沔阳、潜江、监利、天门、汉川、汉阳、应城农民运动特派员，兼任沔阳县农民自卫团团长，拥有五十余支步枪，四支短枪，长住峰口关家染坊。

蒋介石在发动"四·一二"政变之后，就派遣国民党第十五军刘佐龙部对洪湖苏区实行"清剿"，当即缴了赵团的枪械。赵当时只交出步枪，短枪未交，埋藏在张家沟附近之向家洲——向缺子的菜园地里，为继续开展革命，作好准备，打下基础。我到峰口去找他，关兆南同志对我说："不要着急！他因公外出，一、二天就可以回来，你在这里等几天吧。"我没有等，写了一张便条，留在关家，要他回峰口后到杨树峰找我。

未过几天，赵果然找到我处。两下相见，畅谈一切，他征求我的意见说：

"我打算找唐仁早、左树林、万宪武三人，到武汉去同省委联系，决定你也同他们一道去。"

"我不想去。"我说："因我刚从武汉回来不久，就让他们三人去吧！全是一样。"

不久，唐仁早一行三人同省委取得联系后，赵又找到我处，向我传达省委指示说：

"省委根据当前情况，说明国共两党已经破裂，国民党开始向苏区进行'清剿'。取销党部，解散农会，破坏农民革命运动，我们应当针锋相对地予以迎头还击，选择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作为对象，决不心慈手软地实行严惩，藉以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，树立农民协会的革命威

风……"

"我们具体怎么办？"我问。

"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商量。"赵说。

为了贯彻这一指示精神，必须动员一批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，做好摸底工作，区别对待。因此，赵介绍我与白脑党支部书记陈墨香认识。接着召集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等五大支部书记会议，会上，除了贯彻省委指示精神外，还作出两个决定：（一）把赵文允在大革命时期埋藏下的四支短枪起出来，以应急需；（二）从十月开始搞骚动工作。根据会议决定，我回到杨树峰后，对于附近原来与我有过联系的人，逐一进行摸底排队，分清谁是敌人，进行打击；谁是朋友，实行团结；谁是动力，作为依靠。结果，发现朱同科同志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知识分子。

朱同科是峰口张家塆人，家庭较为贫苦，私塾出身，曾在乡下教书。但因从小有抱负，想做一番事业，而跑到军阀部队十五军里当过兵。不久，因他看到军阀部队里官压兵、兵欺民的现象十分严重，认为这条道路走不通，就"开小差"逃跑回家了。一天，他到迎水司善堂（我的住处）问我：

"十五军在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的时候，还保护农民协会；到了十六年为什么又要'围剿'农民协会呢？"

我针对他提出的问题，向他解释说：

"十五军军长刘佐龙，是一个投机军阀，没有政治头脑的势利之徒，同蒋介石一样的货色，听蒋介石的话。现在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刘佐龙也跟着镇压农民协会。所以，我们今天革命，就是要革这般人的命。"

"这般人的命都革得？"朱听到后心里很不理解地反问道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"怎么不能革！"我进一步对他进行思想启发地说："不但军阀的命要革，就是帝国主义的命也都能革，军阀算得了什么！"

因朱本质好，上进心强。当他听到我的解释后，思想很受启发，往后同我来往更是亲密无间，几乎朝夕相见，形影不离，我为了试试他的胆量，曾写一信要他送到白庙去，找陈墨香派四个人带枪到杨树峰来，杀死大劣绅王金绪（混号"土公蛇"），结果，他毫不畏惧地照样作了，表现出惊人的勇敢精神。从此，我在杨树峰开展工作也较大胆了，因为扫除了阻碍革命前进的绊脚石。

二、烽火连天

1928年元月22日，即农历腊月三十，是民间"吃团年饭"的日子。这天，碰巧下着蒙蒙小雨，天气显得比较昏暗，忽然接到赵文允的通知，要我连夜赶到谢仁口（现属洪湖）参加重要会议。可是，我从来未去过谢仁口，连东南西北方向都摸不着，加上时间又不早（中午过后），路上泥泞难走，一下子怎么赶得到呢？经过再三考虑，不去是不行的。于是，我连"团年饭"都未吃成，就邀约舒维汉同去，一路说说笑笑地好混时间些。

我们俩从杨树峰动身，刚刚走了三十里路，一到朱新场天就黑了，赶到谢仁口，家家户户都已上灯，我找到赵后，由东家郑××烧火弄饭我俩吃，倒热水我俩洗脚，接着，我就把舒维汉安置另一处睡觉，由赵引我去与肖人鹄同志见面谈话。当时，我对肖人鹄早就有所了解，他是湖北黄冈人，黄埔军校三期学生，曾任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兼鄂中特委。此次到河阳来的任务，就是受中央的派遣，专门开

展建党、建军工作的。

在我来到谢仁口之前，肖、赵就已经研究好了，建党工作由赵负责，建军工作由我负责。其步骤是：首先发动群众，号召青年参军，然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五军独立团，肖任团长，我为团附，其方法是：决定我到河东一带地方发动群众，从"烧土豪劣绅的屋，杀土豪劣绅的人"着手，藉以提高其阶级觉悟，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，激发群众勇气，坚定革命信心，鼓励参军情绪，让建党、建军工作在河阳全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。

会毕，我们当夜离开谢仁口，一行有六人，携带短枪一支，煤油一桶，在朱新场雇了一只弓棚船，顺水下行，转眼到了白庙，船停上岸，我们放起一把火，把白庙一家最有名气的"彭家榨坊"烧了……天亮前，我们赶回杨树峰。

第二天，传闻戴家场涂老五被杀、榨屋被烧。这说明河阳开展骚乱工作，是有计划、有准备地进行的。烧掉几家土豪劣绅的房屋是小事，证明革命的烈火在河阳这块滨湖土地上又重新燃烧起来了，广大工农群众拍手叫好，土豪劣绅吓得晕头转向，四处乱窜：头等的跑到上海，中等的跑到武汉，末等的也跑到县城，靠拢衙门为其撑腰、掩护……

是年四月，河东一带地方的群众都先后发动起来了，有的地方还以集镇为中心，成立了乡党支部和苏维埃政权，为了更广泛地发动群众，提高思想觉悟，健全党的组织，党在杨林尾对河保合境李尚清家中召开了党代表大会。到会人员有：童楚材、姜宗望、陈曼香、赵文允和我等十余人。会议开了两天，中期被敌发觉，提前散会，没有结果。过了几天，我又在下盘滩猴子庙召开群众大会，到会群众有两千多人。这时，我化装成农民在会上讲话，时间约有半个钟头。我说：

"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：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到这里来开会，是想向大家说明一个道理：我们农民'日朝黄土背朝天'，一年上头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到了腊月三十夜，有的还没有一颗'年饭米'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我们的'八字命运'不好吗？不是的，是我们没有本领不会种田吗？也不是的，那么，根本问题在哪里呢？一句话：就是土豪劣绅用放高利贷、要地租、收捐款等办法，把我们每年收的粮食都剥削去了，养活了他们这些人，结果，我们就只有挨冻受饿，过牛马不如的生活！

"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！我们不能长期忍受这种痛苦，我们要组织起来，团结一心，打倒土豪劣绅，消灭李伯岩、陈厚堂土匪队伍，我们穷苦人才能过好日子。"

会议刚刚开了一半，县反动保安团李伯岩、陈厚堂的土匪队伍包围来了，群众闻之一哄而散，我也从人丛中退出，由杨林尾过河回到白鱼咀了。这次会议给群众的印象极深，它说明了哪些人是革命的，哪些人是反革命的，清清楚楚地留下了一道阶级烙印。

是年秋天，赵文允在张家墙（现属洪湖）召集积极分子会议，到会人员有三百多名，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。会上，大家感到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：缺少武器，难以对付保安团的袭击和破坏，为此，赵同我研究之后，决定采用两种办法解决：一种是由张茵南活动湖霸张泽修，把八十多支枪拖过来，投奔革命（未成）；另一种是我和陈伯英到武汉去找关系，活动购枪。经过这样决定之后，两下分头进行。

三、三条渠道

我和陈伯英奉命令携带四百块光洋，作为赴汉活动经

费，准备购买武器弹药、医药器械和油墨、腊纸、油印机等用品。

我俩到汉之后，首先住在汉阳龟山头我叔伯妹妹许大桂家中，妹夫周××是在江上驾横水（摆渡）的船公，为人忠厚老诚，能作我们的掩护。不久，我俩就开始活动了，分头寻找相识之人。结果，我找到黄埔军校四期同学李敦中（湖南临乡人）、左元春（湖南湘阴人）。李在汉口闲居，左在国民党军第九师任营长；由李介绍认识湖南第二军官学校毕业生胡太炎（湖北随县人），在武汉何成浚警卫团任大队长，接洽购买八音小手枪一支，左轮手枪一支，驳壳短枪一支，共花去光洋二百二十元。同时，还由左元春接洽购买步枪子弹两箱，全都运回洪湖。

为了长期在武汉潜居下来，进一步做好汉、沔地下联络运输工作，继由左出面在武昌斗级营后边，租了一栋房子，写上“第九师三团留守处”等字样，贴在门外墙上，以防国民党军警盘查。这个“留守处”实际是我们设立的地下联络站，除了运输武器、医药器械宣传用品之外，还负责护送上级组织派来的同志到洪湖苏区去。先后计有：喻秋山与何玉林夫妇俩、宋哲涯（女）、刘伯仁、汤福兰（女）、陶子光、王一鸣等十余人（还有很多姓名记不清了）其中女同志都是湖南女师学生，男同志是黄埔军校四期学生。可惜，这些同志先后到达洪湖苏区后，大都英勇牺牲了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经过我手花去的光洋约三万多块，其开支的项目是：上级组织派来的人，我们要负担生活开支；转送到洪湖苏区的人又要为他们送路费，为了行动方便，减少敌人盘问，是男同志要改穿西装，是女同志的还要改穿旗袍，

这些衣服都要临时买料，按各人的身材尺码，重新赶做。除此，就是购买武器弹药、医药器械、宣传用品等。

1929年春天，我又在汉阳高公桥同寿仁堂药店小老板邵鼎南医生说好，由我出钱，邵出人，在汉口日租界三元里开设一所“华美医院”，决定我任院长，邵之同学陈××任医生，医院开张之前，先做了不少准备工作，修理房屋，粉刷墙面，购置黄包车，雇请车夫等等，共花去两百多块光洋，开张之后，每月开支不少，我不管陈亏本赚钱，陈不管我干什么活动，只要能够掩护购枪，暗送药品和宣传材料就行了。说实在话，这个医院开得对我们很有利，凡是成批购买或成船送往沔阳的药品，都是利用“华美医院”的名义进行成交的，在手续上减少了许多麻烦，大大地支持了洪湖地区的革命工作。

是年夏季，我在汉口碰到沔阳简家口周赢（武汉分校六期学生），他介绍我认识住在汉口南京路之周玉生（湖北钟祥人）。周在家闲居，系一江湖朋友，找他购买旧驳壳枪，每支160元，新驳壳枪每支200元，先付钱，后交枪，经过议定，先后购买十余支短枪，花去光洋两千多元。与此同时，陈伯英也找金亦吾（湖北京山人，黄埔三期学生）购买一支花筒冲锋枪，在硚口交货。得手后，首先将木托卸掉，铁件用皮包装好，由陈穿上西服，戴上墨镜，坐上自己的黄包车，伴装阔老，赶到汉口集稼咀过江，前往汉阳鹦鹉洲，转乘沔阳地下“鲜鱼划子”运回……

当时，我们从武汉装运货物到沔阳地方去的秘密路线有三条：由汉阳沌口进洲河，绕东荆河到郑道湖，船主叫熊炳阳、左永松（后来泄密，全家被“铲共团”杀害）；二、由汉阳新滩口（现属洪湖）再进内河运到简家口，船主是汤

用；三、由汉口出新堤，到罗山镇进洪湖，船主叫谢××。将近一年时间，这三条线一直是畅通无阻，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，如运武器弹药走时，就由陈伯英担任押运员，因为他有胆识，机智沉着，能够应付环境，每次都很巧妙、顺利地完成押运任务，若运医药物品走时（均由武汉市卫生局王才举负责购买），即由省组织介绍一个张医生押运，说明是沔阳地方医院购买的药物，避免敌人怀疑，发生事故。

到了这年冬天，情况突然发生变化，国民党为了配合对苏区实行军事"围剿"，对文化方面也来一次包围，定文化用品和医药器械不许整批购买，只能购买零星散装。这样一来，要想在武汉购买什么东西，就感到很困难了，既花费时间，又不能稳妥；加之各地水陆交通都实行严格封锁，船只上下检查严格，所以这三条红色暗道，也就被敌人堵塞住了。同时，我们开设的"华美医院"也随之关闭。

随着情况变化，武汉市面日趋紧张。凡在省、市机关工作过的有名之士，其背后都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安上了"尾巴"。一天，我在汉口金城银行旁边，碰到省农协负责人郭述申同志，他的态度表现得极其沉闷地对我说：

"老许！有件要事需你帮忙去办一下。"

"什么事？"我不明究竟地问他。

"有机密文件箱一口，在日租界三元里×号楼上放着，同屋楼下人员都不要紧，但有特务在那里盯住，我不能回去了……"郭向我介绍情况说。

"你不能去，我又怎么能去呢？"我不等他说完，就抢着问他。

"你可以去。"郭进一步向我解释说："因为特务不认识你，你从后门进去，前门出来，到了日租界就不要紧了。"

"我一人去也背不动呀！"我说完后，老郭犹豫、考虑

了一下。最后，他象下命令似地对我说：

“不管怎样！这个任务非要你去完成不行，如果这口箱子落到敌人手里，那湖北地区的革命组织就全完啦。”

事情看来十分严重！这怎办呢？当我正在为难之际，恰好在汉口保善堂警察教练所遇着黄埔军校四期同学、原广东工人纠察队分队长刘纪增，此时，他住在警察教练所所长马武伯（安徽合肥人）家中赋闲，由他介绍我与马见面认识，因马是地下共产党员，我把情况向他作了说明之后，就引老郭到马家等候，我和刘、马等三人一道前去。走进住房，我先向老板打了一下招呼，连忙上楼打开房门，把箱子弄到手了，一出大门，到日租界河边就坐了三乘人力车，笔直到花楼街下车，转往宝善堂警察教练所。

老郭看见我们回所，喜之不胜，忙对我说：“你给我看好，我马上找地点去。”我在马家过了三天，郭才找到房子，把箱子安全地搬走了。临走时，郭很感动地对我说：“这回要是不得你呀，还不知闹成个么样子呢？你立了一次大功。”

“你该给我‘论功行赏’呀！”我风趣地说。接着，我又转变语气对郭讲：“说实在的，这回我倒没有立功。立功的却是马武伯、刘纪增二人呢！”

“好哇！暂时给你们三人在‘功劳簿’上杠一杠，等到革命成功后，坐下来开庆功大会吧。”老郭边说边笑地走了。

这里，我要加段小插曲。在我完成老郭交给的任务后，我想到：刘纪增是个关键人物，所以，我要介绍他到洪湖去。可他答应的不够气快，含糊不定，我就考虑这里面有问题，朝下就不同他说什么了，并且逐渐与他疏远，有意回避。不久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刘纪增背叛革命了。其经过是：一天，刘在武汉我到广东的郑拔群，由郑介绍刘认识郑

介民。因郑介民是广东人，黄埔军校二期学生，在汉虽是闲居，但经济条件却很优裕，住的是大旅社，穿的是西装革履，外带还供给刘纪增的全部生活用费。这样一来，我就产生了怀疑：郑介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？刘为什么领受郑的接济？原来郑是"复兴社"分子，是蒋介石派到武汉来用钱收买共产党人的。当时，刘因经济困难，上了钩饵，但我看在眼里，只能在内心里暗想，不敢动问，也不得反对，过不多时，刘纪增还介绍我之妹妹宋维约，给郑拔群做老婆，我和爱人宋哲涯均不敢阻挠和干涉，眼睁睁地望着刘纪增、宋维约等人到河南去，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（后到1946年的时候，郑拔群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军政部第二处处长，刘纪增成了河南特务头子）。

四、创建"长参"

1930年夏天，是湖北党最困难的时候。农村革命形势处于低潮，城市地下组织全部遭受破坏：有的被捕，有的被杀，有的叛变，有的外逃……。早期同我一道赴汉的陈伯英（后于1940年因运枪泄密，被日寇杀害）先回洪湖后，没有信音，武汉只有我一人了，活动很感困难。

忽然一天，上级组织派谢××（不知其名，是湖北枣阳人，留学苏联，由段德昌派往湖北之王一鸣介绍与我联系）送来指示，要我在汉口找一栋房子，做我党地下工作活动的场所。我接到指示后，当即通过前期地下工作人员宋哲涯的关系，找到妹丈刘慎三（其子刘永九，现在江西省政协工作），在汉口汉正街大新码头租到湖南醴萍（乡）醴（陵）瓷业公所漏房三间，名是住家，实是我党组织的地下机关——长江局参谋处。主持全面工作的是刚从苏联回国的黄埔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